

錢仲聯編著

近代詩鈔

叁

錢仲聯編著

近
代
詩
鈔

叁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陳詩（一八六四——一九四二）

字子言，號鶴柴山人，安徽廬江人。曾從吳保初學詩，稱弟子。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俞明震出任甘肅提學使，應俞氏之招，赴其幕下。入民國，居上海二十餘年，鬻文以活。曾選安徽鄉先輩詩，爲《皖雅初編》，凡四十卷。又撰《尊瓠室詩話》三卷及補其詩有《尊瓠室詩》三卷。

冒廣生序《尊瓠室詩》，有云：「子言幼時所作規撫中晚，又沾沾於漁洋神韻說，留連光景，蹊境未化。有規之者曰：『人生世界中，當卓然有所自立，何爲蹈人窠臼，作局促轅下駒哉？』由是意境一變，因事屬辭，適可而止。當其合作，蓋駸駸乎升少陵之堂，而入蘇長公之室也。」這基本上勾勒出了陳詩詩歌風格的轉變過程。但是，說他「駸駸乎升少陵之堂，而入蘇長公之室」，却未免過於溢美，不符合其實際。陳詩爲詩，其宗趣所在是宋代永嘉四靈。陳衍稱其「屏絕世務，異心孤往，一意苦吟，今之賈閩仙、李長江也」。這與永嘉四靈所選擇的走以賈島爲代表的中唐詩人的道路正合。因此，其詩以清新刻露的風格和野逸清瘦的情趣見長，但缺乏宏放的筆力和寬闊的意境。所著《尊瓠室詩話》論及近世詩人較多，但卷帙遠不逮《石遺室詩話》之富，採錄多小篇，宏制傑構甚少。所輯《皖雅》，亦有此病。

送寄禪上人還長沙

貫休惟儼久不作，南嶽高人今見之。飽飯共談天下事，豪懷寧遣外人知？春風漫掃生公石，敝篋長存死友詩。錫杖一枝渡江去，瀟湘重奠屈原祠。

重過文芸閣學士舊居感賦

憔悴江潭舊逐臣，清遊會此掩柴荆。送窮韓子偏無術，善賦荀卿自有名。待輯新詞成別錄，劇憐良會似前生。可堪踏月元亭路，籬豆花開蟋蟀鳴。

酒樓醉歌呈吳北山先生

蕩蕩無由得廣場，醉來天地一低昂。嗣宗廣武空餘嘆，華子中年已健忘。笳鼓似聞喧大漠，圖書終欲證扶桑。吳絲清角誰堪聽，不是逢秋也斷腸。

讀陳伯嚴吏部詩集賦此奉贈

清流白馬事紛紛，栗里羣傳墊角巾。誰分羈孤逢匠石，不妨冥漠叩天鈞。糝糠自爾供陶鑄，麟鳳於今嘆隱淪。蕭瑟江湖冰雪夜，新詩吟誦暖如春。

乙巳初秋北山先生赴都賦詩留別滄瀆云被髮佯狂空爾爲此身此
世亦堪悲明朝無那金門去如此江湖却付誰讀之惘然輒賦一絕奉
和

風塵黯淡欲何之？強別還應倒一卮。孤榜空江聞落葉，滿簾涼雨夢回時。

贈桂伯華

邂逅句吳域，澄觀喜道存。長齋肖摩詰，清嘯得蘇門。世宙蛟螭閔，風湍日夜奔。斯人獨高蹈，
甘露沃靈根。

乙巳冬日與伯嚴先生飲酒壚即送歸秣陵

夫子猶龍耳，豪情問酒壚。尊前集風雨，詩思溢江湖。神物豈終晦，俊遊驚易徂。乘潮掛帆去，
極目渺愁吾。

海上遇李孟符水部賦贈

往者天傾變，中樞厄運開。靈均蘭蕙嘆，臣甫杜鵑哀。此意成今古，斯人隱草萊。不嫌頻問訊，聊爲乞詩來。

吾生

萬古一塵垢，吾生寧息機。愁來詩自好，金盡夢言歸。貰酒還防醉，飄蓬却共飛。忍寒支瘦骨，秋至未添衣。

哭五弟子修詩

君名于勤，幼孤，敏慧冠輩行。年十五，去遊金陵天津水師學校，學駕駛，爲「海琛」、「通濟」等艦從官，洊擢至二副，軍艦從官秩視守備。攝行大副事。狎玩風濤，如履衽席，南窮閩、越，北極燕、遼。時海疆多故，王旅不振，君惄然憂之。居恒負大志，思得一效。故善英文，能英、俄語。嘗過旅順，默察山川險要，大出金與俄人士遊宴甚歡，有俄女慕其豪俊，至欲嫁之，君謝已娶，乃止。壬寅，爲直隸秦王島警員，不憚勤瘁，時出微行，周知民間情僞。欲以仁化俗，有訴者，則立於庭，數

語輒判曲直去。嘗誦莊生語曰：「剖斗析衡，而民不爭。」其寄意如此。癸卯冬，日，俄肇釁，爲我故也。大府以君才，密令入旅順，觀俄人虛實。君受命不告家，微服遽行，崎嶇兵間，凡所聞見，輒密署衣帛，遣從者歸報。大府知俄大言不足畏，乃壹意親日，遂成率然之勢。甲辰四月，君始間關歸，乘小舟出青泥洼，中俄砲，舟覆，以善泗得免。既歸，轉陸軍官屬，所與處者皆錄錄，無短長，日邑邑不樂。長官某，故同鄉里，以君才氣過人，不能曲意承旨，與他人伍，微言中傷之，及宇內清泰，其功竟不錄。君乃去之山左，泗州楊中丞，有人倫鑒，任官惟材，以攝沂州安東衛都司，司警政，益明察秋毫，以仁化俗，數百里間聞其風者，咸流連慨慕，呼以陳青天云。君嘗笑曰：「爲好官固不難，但人自不肯爲耳。」居安東甫逾年，君亦勞瘁死矣！余昆弟多，而愛君特甚，乃竟先我死，而不得行其志，故述其行事，哭之以詩。

江風寒激蕩，萬木競辭枝。感汝同根生，頻年相睽離。鴻鴈有哀音，書來含涕洟。書中亦何有？泉路頓相違。淚傾東南波，魂結泰山祠。憶昔處貧賤，糠粃甘如飴。獨抱貞諒懷，世路陟險巇。任俠慕古人，宿諾常不欺。混跡塵土中，卓犖邁等夷。倏然遺駿骨，負我黃髮期。欲述平生事，哀來難爲辭。

男兒志國殤，結髮事戎行。昆明逢水嬉，努力習餘糧。輕身狎波濤，迅若驚鳬翔。擊刺亦邁羣，

文史還琅琅。遊心與古俱，穰苴獨相望。南閩北度遼，擊楫歌慨慷。秋蓬無繫援，詎能凌風翔。沈沒百僚底，去作千夫防。

一官向何許？飲馬長城窟。寒泉風蕭蕭，水清始見濁。余時賦北征，聊慰汝犂獨。敝裘日無溫，勤瘁化其俗。明鏡照不疲，春和散寒谷。剖斗而析衡，仁聲貯人腹。感激千載期，肯隨世逐逐。窮冬門蠻觸，宇內忽佳兵，義聲沸天地，儼日詎寒盟。銜命入巖疆，變服輕死生。潛登子反牀，伺隙銛其情。丸書歷舊報，問關春草青。微軀浴鯨濤，海若亦不驚。慘淡爲國謀，馳驅功無成。寄言縱橫客，莫謂秦無人。

數奇古所嘆，噲伍亦堪傷。清時既不逢，讒人復高張。去去勿復道，驅車東海旁。秋風揚旌旆，北人謀和康。息彼鼠雀爭，平成虞芮疆。子產曰惠人，朱邑治桐鄉。積瘁易凋年，神理應不亡。銜哀紀私乘，遙畀阿咸藏。

聞韓亡追懷吳武壯公

風雲長畏日車翻，往事填胸試一論。冉冉高牙箕子國，寥寥殘淚信陵門。范文祈死元深識，樂毅陳書有罪言。辛苦一編虞氏易，公遽於《易》學，治戎之暇，每據臯比與賓客談論爲樂。白頭終見道根源。余嘗見公病中家書，自言生平治心之學極堅苦，蓋亦宗洛閩者也。

書事

寰宇羣龍戰，孤生自可危。
開弦頻鴈下，爭席有鷗疑。
且志三年穀，難爲天下犧。
桓寬論鹽鐵，淡飯總相宜。

陳 詩

蔣智由（一八六五——一九二九）

字觀雲，浙江諸暨人。早歲參加戊戌變法，後東渡居日本有年。鼓吹君主立憲，所爲詩成《居東集》二卷。晚年歸寓上海，以遺老自居。身後其女弟子呂美蓀爲刊《蔣觀雲先生遺詩》，並請陳三立作序。

蔣智由是戊戌維新運動的健將，陳曾壽稱其「論著抗厲潰決，有過於梁氏者」（《書諸暨蔣觀雲詩集後》）。他在詩界革命中所表現出的熱情，與他的政治主張是一致的。梁啟超嘗推黃遵憲、夏曾佑與蔣爲近世詩界三傑，並稱「詩界革命誰歟豪，因明巨子天所驕」（《廣詩中八賢歌》）。因明是蔣智由的筆名。蔣智由的新派詩，較之中國傳統的詩歌，在形式上並沒有十分明顯的改造或創新，而內容却是歌頌了新事物，抒發了自己要求變革的理想。特別是作於戊戌前後的一些詩篇，記載了當時新與舊、進步與反動激烈鬥爭的過程，是梁啟超理想中「以舊風格含新意境」詩歌的典型。因此，梁啟超在《飲冰室詩話》中錄其詩特多，並給予高度評價。如《挽黃公度京卿》首評爲「雖寥寥數語，而所以謳思偉大人物者盡之矣」。《吊鄭慰丹容死上海獄中》首評爲「當益令慰丹不死」。《挽羅孝通》首評爲「讀者可仿佛其爲人耳」。但是，這些詩在藝術上尚不免粗糙。由於他政治上漸趨落後保守，清亡後詩中居然有「西山薇蕨」之語，自編詩稿，也把這些早年的新派詩全部刪去，因此博得了陳三立、陳曾壽等遺老詩人的贊賞。陳曾壽給他的詩集題了詞，並稱他「有所深悔」（見《蒼虬閣詩》卷六）。其實，正是這種深悔，使其詩失去了光輝和價值。

汪國垣《光宣詩壇點將錄》云：「天慧星拚命三郎石秀蔣智由『十年磨一劍，霜刃未及試。今日把似君，誰有不平事？』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。其人磊砢而英多，其事處心而積慮。君不見，翠屏山，盤陀路。又贊：『往年示我《居東集》，支遁青蓮一手持。……』東遊後，肆力爲詩，不入湖湘人語，亦不入新學末派，直造古人，而與李翰林爲近。別士（夏曾佑）詩富有理致，皆近代詩家別開生面者也。」這是從他早期作品立論的，不免有溢美之詞。我的《近百年詩壇點將錄》，點他爲天退星插翅虎雷橫，則是從他後期倒退的一面立論的，詩界三傑中蔣詩實較差，非二家之比。

好山

平生慕至遊，好山爲余樂。年少尚奇峻，峯峯踏吳越。及長意未衰，所至尋丘壑。古云蓬萊山，高浪連天蹙。仙人所往來，金銀麗宮闕。余邁時俗棄，竄身東海曲。手把扶桑枝，滄浪濯我足。徙倚方丈雲，嘯傲員嶠月。翻覺世路隘，差喜天宇闊。獨有故山心，展轉不可掇。白雲從西來，了知是鄉國。中夜夢還歸，身飛繞五嶽。

天道

惡寒天久寒，惡雨天久雨。惡人多壽考，富貴而強保。共工觸不周，西北傾天柱。賴有五色石，

蔣智由

媧皇煉以補。孔子定人倫，大禹平水土。焜煌世間業，皆由前聖樹。所嗟人力微，填海以蜆羽。終令天地間，缺憾長如故。

惡寒天久寒，惡雨天久雨。氣運有循環，未可便咒詛。盜跖肝人肉，從者溢齊魯。原憲翳蓬蒿，世人棄如土。道喪自人心，未能諉氣數。由來天人際，惟聖通其故。惟賢默從之，惟衆多疑慮。小子學猶未，不如且無語。

東海

秦皇不能鞭石渡海成長橋，車駕逶迤成山坳。覲視白浪射巨魚，滔天未減陽侯驕。爾來二千數百載，蒸汽制欲凌風颳。倏忽橫斷巨鰲背，富士看連東嶽高。祖龍祖龍笑三皇，功定六合誰與豪？採藥東海畏蛟龍，此事亦恐今人嘲。不知更閱二千年，可能滄海如桑田。由來進化非人意，請君視此東海篇。

秋風

銀釭昨夜夢刀鐮，庾信哀時客未還。獨有秋風解公道，他鄉來伴鬢毛斑。

詠史 五首選一

娥眉在深宮，千年誰復知？空有如花貌，妍媸在畫師。畫師重黃金，黃金非妾持。縱復持黃金，行賄豈我爲？千載琵琶聲，勁節使人悲。王昭君

舊國

暢然望舊國，《莊子·則陽篇》：「舊國舊都，望之暢然。」時復夢中過。城郭春雲白，江湖秋水多。不聞招賈誼，空自老廉頗。三徑窗前竹，年來翠若何？

兩釣竿

羽翼風雲天下安，幽人秋水渺無端。礮溪煙雨桐江月，今古乾坤兩釣竿。

浩浩太平洋

篋中藏元和汪君袞甫榮寶《浩浩太平洋》一律，乃近詩之秀者，因步其韻。

浩浩太平洋，神州一髮蒼。風濤來四極，爭戰莽千場。歲旅春潮急，瓊臺暮雨涼。安瀾吾有策，奇氣日撐腸。

蔣智由

浩浩太平洋，蓬萊鬱莽蒼。神仙此高會，花雨尚靈場。水入櫻雲暖，峯沉雪影涼。林濤宵越處，仙樂斷人腸。伯牙至蓬萊，聞海水汨沒，山林宵冥，羣鳥悲號，成《水仙操》一闕，見《琴苑要錄》。

梅花

窮冬凋萬木，破寒梅先發。如當守舊時，犯難陳新說。陽春忽以至，四野生光澤。灼灼桃李花，青青楊柳色。造物豈不仁？四運遞回轍。玄冥氣方驕，句芒已回轍。灑然六合間，和風動闐闐。及茲散凜威，吾與物俱樂。既樂亦太息，俯仰思宿昔。數枝早梅花，偃蹇鬥冰雪。

牛卧拾石

牛卧海濱饒奇石，江淹詩：「海濱饒奇石，具數色於一石之中。」余每於潮落沙平之時，出而拾之，且行且吟，手拾石而心輒念國家之事，淅淅然不知流涕之無從隳點沙中，爲潮浪之所捲去者多矣。

水邊拾石獨行吟，淚滴沙痕濕土深。捲起雪波三百尺，一時迸作海潮音。

見溪邊疊石小塔有感

疊石爲小塔，旋成復旋壞。或時狀亭嶠，及壞一無在。數堆亂石耳，變化如此大。吁嗟世間事，

孰不如此者？不見古埃及，埋沒尼河沙？今惟河邊塔，數角掛落霞。不見巴比倫，文化之古源。森森兩河水，興亡共無言。景公泣牛山，孟嘗悲雍門。仰看天間月，曾照漢唐人。漢唐今則亡，宮闕化荆榛。茫茫大獸世，荒荒洪積期。自今視未來，廢興誰能知？我欲問胡僧，胡僧話劫灰。昆明一片土，幾劫經輪回。我欲問仙人，麻姑稱常在。三見海爲田，復見田成海。

朝鳥嘆

日出我正起，烏鴉先我啼。豈伊多警性？良無堂宇棲。破巢危秋風，羣雛嗷嗷饑。求食林薄間，無食空以飛。今我有何功？無違饕餮時。開我東軒窗，容膝亦有依。萬物相差懸，豈獨人烏然？金張與許史，甲第青雲連。羅綺嬌陽春，檳榔薦金盤。李白詩：「何時黃金盤，一斛薦檳榔。」事本《南史》。豈知窮巷中，茅屋秋風寒？布衣不盈肘，土銼冷炊煙。同此血肉軀，苦樂乃萬千。胡爲人倫中，判若天與淵？尼山憂不均，孟軻思井田。社會之學者，張目論平權。嗟嗟貧富間，今後多煩言。今後宗教之爭，種族之爭，皆爲歷史上之遺物。來軫方道，其貧富之爭乎？

遠遊

遠遊明鏡兩毛斑，蔣徑蓬蒿日掩關。延作賓朋惟愛月，澹忘言語獨看山。世嘆麟鳳尼山老，野牧雞鵝太白閑。李白《贈蔡舍人雄》詩：「閒時田畝中，搔背牧雞鵝。」昨夜無端忽歌哭，蒼生來繞夢魂間。

牛卧舟遊望富士

牛卧臨駿河灣，舟行望富士景，最奇麗。方旭日徐升之時，高掛富士一峰，則見富士巖。巖積雪者白色，而日紅色，其下牛卧之山乃翠色也。殆天造地設以成此煥爛之文章云。

岌岌凌天孤雪峯，小山葱蒨媚春容。老人白髮眠翡翠，富士本蝦夷人語謂白髮老婆也。今日本人，後蝦夷人而至，故襲用其語。手耀明珠掣赤龍。

夢中成首二語醒續其後

滄波流不盡，白鳥意何閑？我亦江湖客，悠然天地間。閑觀滄海月，獨坐蓬萊山。瑤草春風綠，長歌拾翠還。

苦熱

地球昔熔熔，萬丈團火雲。冷縮凝山川，萬物始紘紘。今者帝何爲？炮烙陳天廷。洪鈞爲橐籥，陰陽爲炭薪。勢欲盡萬有，一映付炮烹。如遇身熱阪，喘息爲艱辛。如遇咸陽燒，赤日連紅塵。或恐金石流，亦已禾黍焦。土坼若裂龜，溪涸不容舸。逃穴蚓僵薨，陰樹蜩沸騷。我欲挽羿弓，射彼

陽烏驕。復恐無一日，終古如長宵。我欲倒兩極，赤足蹈冰雪。煉石無媧皇，奈此天柱折。我欲翻滄海，白波若泰山。神禹不再生，爲魚民其艱。我欲遊海王，海王星列宿遠翱翔。黃鵠不飛來，佇立以徬徨。上帝居絳霄，朱闕高嵒嶢。赤龍迎我前，火官坐周遭。再拜進一言，涕淚如江潮。非爲臣一身，四方皆噉噉。願帝平玉衡，大化相和調。却立復再拜，精誠貫穹霄。帝意若領之，通詞以靈廳。西北片雲生，吾意其飄飄。

天狗巖

天狗一峯拔地何巔岼，我欲揮手飛行立其間。翹然四望開心顏，天風浪浪吹我前。東海白波翻若山，比叡錯落堆几案，摩挲脚下紛聯翩。琵琶茫茫一點綠，富士雲中擎白蓮。我欲西望金天聳，昆侖鴻濛一氣但雲煙。芝朶茫茫不可求，河漢波與滄海連。廬山仿像出南斗，白雲蒼梧浩無邊。天河不掛九芙蓉，洪濤禹穴空連天。斷霞赤城何處尋？落日想過嵩華巔。悵回首，空悲哀，我欲踢翻天狗之崔嵬。枉自嵯峨凌浮雲，誰知爾非望鄉臺？

沮溺耦耕處

君不見，黃城山，乃在南陽之葉方城西。云是沮溺耦耕處，事見《水經注》。想像煙雲橫鋤犁。孔夫子，奔齊魯，困宋陳，豈得如彼二子悠然物外爲閑民？問以渡，不告津。當時與此相和者，乃有丈人